

本土文本



绘图 瞿溢

姐妹

(小说)

□王晓俭

哑姐不是生下来就哑的。那会儿哑姐还没满周岁,就能扶着床帮自个儿走一圈,要是听到收音机里唱歌了,她立马停住颤巍巍的脚步,向发出音乐的地方转过头,乌溜溜的眼珠一动不动,专注地听着。听着听着,她咧开嘴,跟着咿咿呀呀唱起来。唱着唱着,又情不自禁举起两只小手转动起来。然后站立不稳,一个屁股墩摔倒在床底下。哑姐不哭,依然咿咿呀呀跟着收音机里唱。

奶奶忙呢!她要喂鸡,要去街上看自行车,要种菜腌瓜,奶奶天天开着收音机哄哑姐。哑姐没满周岁就会叫人了,“爸爸”“妈妈”“奶奶”,邻居们直夸赞:“小芹儿真是又漂亮又聪明呀!”哑姐害羞得直往奶奶怀里钻。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那会儿爸爸妈妈在80里外的小镇上班,哑姐跟着奶奶在老家住。

“要不是哑姐聋了,哑了,就不会有你了。”后来亲眷邻居们看到我,都会这样逗我。

好像我的出生是拜哑姐所赐似的。我“哼”一声,气鼓鼓地跑回家,缠着奶奶问:“要是哑姐不聋不哑,是不是就不会生我了呀?”

“傻!听他们嚼舌根子!”奶奶安慰我,然后又抹起眼泪,“你哑姐要是不聋不哑,可不就是大学生胚子呀,上台唱戏也不差。她还没满周岁,就会跟着收音机里唱……”

听到奶奶也像亲眷邻居一样夸哑姐,我不乐意地打断奶奶的话,但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哑姐怎么聋了呢?”

“都怪我,还不是那块猪肝……”

奶奶买了块猪肝煮了凉在桌上,吃猪肝明目。那会儿家里没冰箱,大夏天奶奶忘放阴凉地儿用菜罩罩上,哑姐吃了一小块苍蝇吐过的猪肝,当天夜里上吐下泻。奶奶把哑姐抱到卫生院,吃药、挂盐水依然止不住,眼见着哑姐都没有抬头的力气了,医生给哑姐打了一针加大剂量的链霉素,哑姐终于不吐不拉了,但也不再唱歌跳舞了。她一个人坐在那儿搭积木,安静得像个木偶。

奶奶有些慌,试探着叫她:“小芹儿?”

哑姐头都不抬,依然在那儿搭积木。

奶奶拿着脸盆锅铲,在哑姐脑袋后面奋力敲,敲得左邻右舍都跑来了,哑姐还是在那儿安静地搭积木。

哑姐聋了,听不到好听的歌,也不会叫“爸爸”“妈妈”“奶奶”了。没有声音的刺激,生活在一片寂静的世界里,便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变成哑巴。

不知道啥工作让父母忙成这样,我上学前的大部分时间也是被丢在奶奶那儿,于是我和大两岁的哑姐天天厮混在一起。

哑姐自个创造了一套哑语。

食指在上唇左右各抹两撇,代表“爸爸”,因为爸爸唇上有胡须;食指在耳垂左右抹两下,代表“妈妈”,因为妈妈耳朵下垂着两根麻花辫;手掌与肩膀齐平,表示“妹妹”,我比她矮嘛;手臂弯在胸前兜东西的模样,就是“奶奶”,奶奶每天都挎着个竹篮去菜场买菜……她的哑语只有我能懂,我一肚子的细密心思也只有哑姐能看透。很

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打手势,眼睛对视一下,瞬间便能达成共识。这个共识里包含了许多在大人面前替我打掩护的小秘密。

每次大人驻足,饶有兴致地看我们姐妹俩张牙舞爪地交流,嘴巴里不由自主发出“啊巴”的声音,以配合更完善的表达。有不好好意地说:“喔哟,两个小哑巴!”我停下手势,朝那人翻着白眼大声喊:“你才哑巴呢,要你管!”我仗着自己小,也摸透了大人只是开个玩笑,便会抬扛着将那人逼走才罢休。

可同龄孩子才不会开玩笑,他们来真格的。不知打哪儿学来的动作,他们叉着腰对着哑姐朝地上狠狠吐一口唾沫,再用脚踩上去,狠狠碾几下,然后挑衅地看着我和哑姐。哑姐立即明白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侮辱成分,毫不示弱地指着他们“啊巴”直叫唤,这不仅没有哄走他们,反而引起肆意大声的嘲笑。

我不敢跟那些野蛮孩子正面对冲,只有眼含热泪,羞愤地逃回家,把对他们的怨气全撒到哑姐身上。我对着奶奶尖叫发脾气:“人家的姐姐会说话,为什么我的姐姐是哑巴?我不要她,让她走!”

奶奶可不宠我,“哑姐多可怜啊,我可不让她走,你不喜欢哑姐,那你去你爸妈那儿。”

我不讲道理的时候奶奶是不来搭理我的,她打开收音机,调到唱歌的台,塞给哑姐,哑姐把收音机当枕头一样整个脑袋搁在喇叭上专注地“听”着,“听”得如痴如醉。

我气得把嘴巴撇到鼻孔上嘤嘤哭:“哑姐听不见为什么给她听?我要听收音机,我要听收音机!”

我不讲道理时是没趣的,往往也是自己下不了台的。我不许哑姐像奶奶那样看不见听不见我的脾气,我要哑姐陪我不讲道理,伺候着我把一场不顺心从头到尾做完毕。我不管不顾地抢过收音机放到自己面前。哑姐这才回过神发现我在哭,她替我抹眼泪,指着自己的耳朵摇摇头表示听不见,讨好地把收音机往我怀里塞。要是再效果不好,她便抓起我干细的手,拍在她自己脸上,算是我冤有头债有主发泄掉了闷气。当然我的力气全控制在哑姐手里,她是不舍得打痛自己的,她也知道我不会真正打她。

老家来了个越剧团,在电影院演《红楼梦》,场场爆满。奶奶在电影院前的广场看自行车,托看戏的熟人带着未达买票身高的哑姐和我一起进去看热闹——我是真的看热闹,不知道台上演的啥,只看见身旁的阿婆婶婶们边看边歇歇着拿手帕抹泪。哑姐却看得专注,听不见任何声音的她仿佛看懂了似的,表情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快乐、欣喜、羞怯、悲伤……

《红楼梦》演出的一个礼拜,不时会听到有人哼出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连孩子们也做起了戏里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她们踩着小碎步走路,喝水抬起袖子挡着面部,用番芋藤做各种凤钗珠翠挂在胸前和耳朵上,扮出环佩叮当的小姐样。

哑姐只是远远地看着她们,她知道她们不可能接纳又聋又哑的自己。我把哑姐孤零零一个人甩在那里,兴高采烈地去和她们玩戏里的把戏,可很快就受到她们的嘲笑,笑我粗鲁没有小姐的样子。(一)



散落东疆的诗草

(组诗)

□张士达

三水,弹奏雄浑的交响曲	在火星上放牧牛羊 听那村庄的歌声越发昂扬 以光速穿越时空 醉在辽阔的梦乡
无法计数的泥沙 以一种野性的姿态 借长江水宏伟之力 日夜奔腾,一路嘶吼 风雨兼程,痴情、执着又	徜徉在宋词的幽香里
疯狂	又是杏花天 柳梢青青滴翠 谢池春色明丽 一曲蝶恋花 万般诉衷情 殷殷思远人 痴痴阮郎归 但愿宴山亭 悠悠千秋岁
心向大海,前赴后继 万里之遥,仿佛近在咫尺 终于,在黄海、东海与长江 交汇之处,逐渐沉积 于是,一块新的陆地便诞	
生了	
写意大自然鬼斧神工的	
传奇	
三水的哺育,几代人的努力 从荒芜到繁华,沧海桑田 小城历经岁月风霜的煎熬 变成璀璨的江海明珠 不经意间 大禹,从历史的深处走来 以惊天的神力 护佑着启东风调雨顺 东疆沃土流淌七彩阳光 三水的万顷波涛 弹奏新时代雄浑的交响曲 多么动人心魄 鸥鸟也跳起欢乐的舞蹈 此情此境,如梦如幻 我醉了,醉在大禹脚下的	只听天仙子 翠楼吟,好事近 看那虞美人 眼儿媚,点绛唇 定风波后永遇乐 烛影摇红寄柔情 木兰花,满庭芳
土地	悠扬月下笛 声声慢里忆江南 清平乐,一剪梅醉入梦
醉在迷人的圆陀角风景区 醉在江海湾韵里	读画
	许是早春二月 春风的剪刀 尚未裁出嫩叶 湖畔的桑树 眼巴巴地等候 一袭翠衣放飞 绿蝴蝶般的童话,相约 小鸟的歌唱 盛开于季节的深处
启东,蘸着诗意的三水 大写中国梦	
启东,一杯浓酽的乡愁	一叶扁舟 从湖面轻轻地划过 仿佛触摸碧波细浪的阵
给我留下浓酽的乡愁 深深地烙在心头	阵心跳
	淡妆的渔家女稳立船头 娴熟地撒网 打捞满满的希望
一幅幅灶头画融入乡俗 接地气,寓意深远 为农家带来生机和希望	天空,红日把融融暖意倾
纺车声仿佛催眠的童谣 伴我进入悠悠的梦乡 木制的织布机不停地 吐出瀑布似的布匹 可与黄果树媲美 满眼飘拂古色古香的蓝	泻
印花布	远处的群山静静地观赏 也许在想象渔舟唱晚 倦鸟归林
原生态的吕四渔号 低吟高唱,龙王也惊叹 东疆热土绽放出异彩 大舞台上捧回了大奖 号子声声传向海角与天涯	垂钓者
	热浪在大地汹涌,在低空
把乡愁灌进肚中 我一下醉了,醉得不浅	翻滚
	暑气将人熏蒸,衣衫湿透
村庄的歌	贴背
村庄唱着古老的歌,一年 又一年 不知唱了多少个春秋,一 圈圈 轮回,就像日出日落一样	然而
平淡	一顶草帽,胜似一把软刀子 露出锃亮的刀刃 截断了阳光的尾巴 仿佛也隔开了尘世间的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首歌 炊烟、田野、庄稼和小河 填写的歌词土里土气 但饱满之中透着圆润与	喧嚣
芬芳	一个垂钓的中年汉子 下了饵料,点燃一支烟 慢慢地吞云吐雾 忘却一时的烦恼 丢了烟蒂,寄予希望起钩 守望中,学会处变不惊 等着鱼儿上钩,或许也会
把乡愁灌进肚中 我一下醉了,醉得不浅	空手
	但都需心平气静,耐心十足 给鱼儿下套,同时套住了
自己	满载而归时,不知不觉 自己被鱼儿钓去了半天
裙带关系 贴补老汉的外快却是雨	时光
雪风霜 喜怒哀乐传承了一代又 一代	斩贼手
村庄的歌儿从不衰老 周而复始,直到地老天荒	新冠就是江洋大盗 悄悄地偷走人类的健康 我们背水一战,必须斩断
如今,古老的村庄 换了新装,侍候土地的人们 傍上了科学这个大佬 幻想摘下云彩、星星和月亮	贼手
	像百灵鸟重回蓝天 自由地歌唱 万紫千红的春天 把病毒彻底埋葬

如东的海

(散文)

□袁金泉

写下这个题目,我的眼前立马有潮水奔腾涌来,耳边响起波浪翻滚的海声,嘴里泛起淡淡的带着海腥的鲜味。

我的家乡如东,依海而生,傍海而立,倚海而兴。这片6000平方公里的海域虽然只是浩瀚黄海的一分子,却拥有大海的“喜怒哀乐”,因处于黄海的最南端,被冠称“南黄海”。

自古就有“黄海滩上处处宝,金牛天天出一条”的歌谣。小时候,跟着父亲下海,踏在光滑板实的海滩上,看退潮的海浪白练一样在天边翻滚,听空中海鸟悦耳的鸣叫,感受太阳的光与海里的风在周身萦绕,顿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情愫在心间奔腾。脚下不时有小蜚蜢、沙蟹一类的小蟹在穿梭爬行;槽沟里有小鱼小虾在欢快跳跃;圪场湾丫处有晶莹的泥螺在悠闲爬行。最神奇的是晃动双脚,不一会儿,就会从海滩里冒出一只只色彩斑斓的文蛤来。我在海滩上肆无忌惮地奔跑、戏耍,惊起一只只觅食的海鸟腾空而飞,一只只竹蛭迅速藏进洞穴、一片片阳光被我揉碎在槽沟的水面上。

这是如东的海、家乡的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引导我去探秘,我向大海深处奔去……

如东的海是在一个又一个神话中沧桑巨变的。

相传共工与颧顽争夺帝位失败后怒撞不周山,倒塌的石块掉进大海里,变成一块块沙洲。地处古长江入海口的如东,就是一块从天星移,随着古长江入海口三万年的南移,古长江口演变成成为黄海南端,与东海相连。清朝诗人李琪有诗为证:淮南江北海西头,有一泓扶海洲。“淮南”是淮河之南,“江北”是长江之北,“海西头”就是黄海的西岸,这“扶海洲”指的就是如东。

如东的海是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的足迹中走来的。史书记载古代有兄弟三人,摇舟渡海来到这茫茫沙洲。他们狩

猎打渔耕种,留下了垦荒的第一行足迹,后人敬仰他们的开拓精神,在如东县城掘港东边立庙祭祀,永志不忘。庙门东开,面对大海,匾额上题有“辟我草莱”。

唐开成三年(838),圆仁和尚跟随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从日本九州岛出发,途经南黄海黄沙洋时,遇上风暴,被大唐船只搭救后登陆,憩宿如东掘港国清寺19天。其后在唐朝各地参学游历10年,回国后著成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世界三大旅行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九死一生的圆仁等来到国清寺,不仅开启了一段中日佛教与文化交流的传奇佳话,而国清寺遗址则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东海线”上目前最重要的遗产点之一。

当年南宋名相文天祥在被元军追杀过程中,曾乘船来到南黄海的海面上,看到美丽的风景和富饶的物产,不由得想起南宋山河破碎,感慨万千,写下:“风起千湾浪,潮生万顷沙。春红堆锦色,晚白结盐花。故国何时讯,扁舟到处家。狼山青两点,极目是天涯。”这首《卖鱼湾》,表现了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怀,也让如东的海有了同仇敌忾、抵御外敌的“波涛”。

抗战爆发后,如东的海上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上抗日武装,最著名的故事就是陶勇司令收复海盗孙二富,壮大了海防团,在如东沿海打击日寇,演绎了一曲抗日史诗。“拉紧绳,张开帆,船儿破浪飞向前……”抗日歌曲《海上行》,传唱至今。如东的海见证了 中国海军起源、成长的历史。

一个世纪前,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站在蜿蜒的范公堤上,极目远眺,感受到了世纪的暖风,组织了几千人的开垦大军,在黄海滩涂上办起了“大豫盐垦公司”,豪情震海疆。如东的海是在一个又一个文化符号中沸腾的。

垒灶可煮海,群舞可撼天。明清时期,如东沿海渔民以祭祀抗击

敌军的“都天王爷”英烈,来祈求神明消灾降福,跳起马伏舞。一排排粗犷剽悍的马伏,身系马铃,口衔银针,群起舞动,犹如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撼天动地,被列入国家非遗。

如东艺术家们更是激情澎湃,豪情抒怀。《海水泡大的汉子》《海风吹过的家园》等一首首原创歌曲、《渔姑》等一幅幅绽放南黄海风情的现代农民画、《海婆娘》等一台台原汁原味的舞蹈,少年杂技团甚至把杂技融入大海,排演的《海上生明月》《海星花》情景杂技剧等文艺作品,在江海大地奏成交响,直至漂洋过海,走向世界。

当代著名作家浩然曾经来到南黄海采风,站在广袤无垠的大滩涂上,对如东的海给予无限深情:“这是一片绿色的海。”诗人沙白的诗句:“堤外波涛,堤内波涛”,吟出了如东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作家海笑对如东的海,有着特别的情怀。16岁时就在南黄海边 的苏中军区四分区参加革命,怀着对日寇的满腔仇恨,受奔腾咆哮的大海的启示,他毅然改名“海啸”,抗战胜利后,他又将“啸”改成“笑”。

当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佳丽参加环球国际旅游皇后大赛时,南黄海沸腾了。“旅游洲际美皇后”桂冠,让如东的海在世界的目光里,与美丽结缘。

如东的海,是在一个又一个海

鲜的跳动中让人迷恋的。“东风早晚桃花汛,鲑菜如泥贾客船。”如东的海盛产文蛤、对虾、黄鱼、鲳鱼、梭子蟹、泥螺、竹蛭、紫菜等上百种名贵海鲜,各类海产品种近二千多种。如东的海“鲜”得滑嫩,“鲜”得诱人。

“河鱼哪敌海鱼多,本港海鲜胜比它。”古人一首《渔湾竹枝词》道出了如东海鲜的独特之处。想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尝到南黄海滩涂上出产的文蛤,啧啧称赞,御为“天下第一鲜”。人们慕名而来,大快朵颐,乐不思归。

如东的海,是在一个又一个胜

景中舒展容姿的。

黄海滩涂“来客”多,候鸟翩飞入画。这里是“世界观鸟胜地”,可以观赏勺嘴鹬、世界姬鹨、斑尾塍鹬、紫脊带鸟、日本歌鸲、白喉矶鸫、东方角鸮以及黑脸琵鹭、白琵鹭、东方白鹳……绘就一幅“鸟浪”奇观图。尤其是被称为“鸟中熊猫”的勺嘴鹬,从西伯利亚漂洋过海,叹为观止。

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两条巨型抹香鲸,从大洋深处前来,然后分别悄然长睡在洋口港黄海大桥两侧,但它们的魂却在波涛中激荡,它们在“抹香鲸展馆”里涅槃永生,化身南黄海的守护神!

“首夏犹清和,芳草未歇。”围绕滨海绿波、黄海绿肺、百草园、海洋艺术草场等生态主题构架的滨海观景,如今成为小洋口旅游度假区“海之城”核心景区。万株花朵随风颤动,香气沁人心脾,徜徉大面积、大色彩、大景观的花海之中,如东的海,转身花的海洋。

濒南黄海之临海,望海瀛韩;眺太平洋之浩瀚,汇流三江。

如东的海,从未入睡。半个世纪过去了,小时候随父亲下海的场景已经远去,父亲也已成作古。然而,海上跳跃的银光,掩不住对父亲的思念和大海的澎湃。站在12.6公里长的连接洋口港阳光岛的黄海大桥上,凭海临风,遥望海天,如东的海从神话而来,又在创造新的神话。

“追风逐电,潮动如东;海上三峡,汇成交响。”一座座高达百米的风车,屹立于海天之间,迎风摇曳。21座海上风电场,在如东的海上犹如“海上森林”,筑起了亚洲规模第一的“海上风电场”,筑梦深蓝。

如今,中国东部唯一能建30万吨级深水大港的洋口港从大海深处走来,屹立在万顷波涛中,如一艘航空母舰,向着太平洋劈波斩浪,让中国形象闪耀自豪的光芒。

向海发展,耕海图强,如东的海,一片灿烂!